

一座塔的意义

张百聰

晋江市东石镇塔头刘村，位于围头湾畔，与金门隔海相望。海堤岸边，一座五层方形翘檐高塔矗立于时空之中，背倚印山，南望沧海，塔影江涛，渔歌弄笙。虎啸塔，这是塔头刘村的地标。

穿越遥远的唐风宋雨，一路蹙过历史的迷雾，点亮无数渔人的眼睛，引船舶安全入港，越过危险的沼泽，以不变的姿势坚定地执行着使命。作为一个古老的见证者，虎啸塔曾经目睹了海丝港口的繁华旧梦。我站在塔前，目之所及便是碧波万顷。我仿佛看到，林銮的船队旌旗飘扬，舟楫竞发。

这一个初梦始于唐朝开元年间。

林銮，字安东，唐晋江东石人。生卒年不详，大约生于武则天主政的“武周”时期。林銮出生于一个航海世家，先祖自中原南迁以来，便开始脱山入海，与海洋打交道。其祖父林知慧，熟悉海道，是隋代开发夷州（台湾）航线的主要成员，并曾首航勃泥（今加里曼丹岛西岸），成为开拓晋江与南洋群岛航线之开山祖。到其曾孙林銮，继续问路大海，开辟航线，航行于勃泥、琉球、三佛齐、占城等地。

茫茫大海，滚滚波涛，商人们在航行中，如何找到方向是一个难题。据清朝东石人蔡永集所著的《西山杂志》介绍，为让从远洋归来的商船找到家的方向，林銮斥巨资，遣能工巧匠，在东石至围头沿海建七座灯塔，用烛火定义一座港口的等待，虎啸塔便是其一。古代的东石港是泉州湾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，它们共同支撑起泉州港的空前繁华。潮起潮平，无数海商迎来送往，多少贸易皆大欢喜，所有的收获与圆满都在虎啸塔的注视下完成。漆黑夜空，大海空茫，虎啸塔塔尖的那一盏烛火，摇曳着温度，仿佛被注入了感情，翘首张望每一艘入港的船。

千年前的灯塔早已被岁月蚕食成一抔黄土或者一撮荒草，当年引舶入港的故事，也只剩下几行苍白的记载。我问了当地人关于虎啸塔的传闻，他们大多不置可否，莫衷一是。是的，年代太遥远了，遥远得连关于它的历史都如此的潦草敷衍。所幸，我们还能记住它的位置，记住它曾经的荣辱与兴衰。

据说，虎啸塔也叫慈元塔，它还有另一个故事。

南宋式微，皇室飘摇，在蒙古铁骑的步步围追下，临安沦陷，福州城破，泉州碰壁。跌跌撞撞，一路风餐露宿的宋端宗赵昴在杨太后，以及张世杰、陆秀夫、刘拓等大臣的护卫下，一路往南迁移。在一次作战中，因敌众我寡，刘拓等被冲散，流落至东石塔头村，从此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南逃至广东崖山的宋军与元兵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海战，最后全军覆没，南宋二帝及杨太后、陆秀夫等投海自尽，完成了南宋最后也是最悲壮的一笔。

隐居东石塔头的刘拓闻讯后痛苦不堪，肝肠寸断，便建慈元行宫，将虎啸塔改名为“慈元塔”，以纪念慈元杨太后的贤良功德、忠贞至诚。如今，在慈元宫前、虎啸塔下，经常看到人们凝神驻足，细数塔头刘的前尘往事，仿佛在触摸这座塔、这个姓氏骄傲烫心的温度。塔头刘人，早已将这座塔嵌进了心里，揉进了血脉。

不管是林銮的虎啸塔还是刘拓的慈元塔，今天都已经渐渐淡去了指向引路的功能，但是存在的意义却是与日俱增。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符号、一种精神导航，构建了一个村庄的精神世界。人们可以站在这座流光溢彩的新塔之上昂古寻幽，凭吊古塔的厚重沧桑，诉说古塔的往事如烟；人们可以在这里追寻传统文化的脉络，再现一千三百多年间泱泱大港的繁华如锦，感叹八百多年前慈元杨太后那段“誓与皇主共存亡”的灼灼忠义。新时代的虎啸塔与小村各个人文景观一起，在追根溯源、提升文化自信的道路上，为我们点亮了方向。虎啸塔留给我们不仅仅是关于那段历史的思考，还有一种文化浸润的通透和自信。

“塔头刘村文化铸魂”征文大赛

主办:晋江市文联、晋江市社科联、东石镇人民政府
协办:中共东石镇纪委、东石镇党建办、东石镇社会事务办、东石镇综治办、东石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
承办:晋江市文学艺术评论协会、东石镇龙江畔读书社、东石镇塔头刘村党支部、村委会
执行:东石镇文旅公司
投稿邮箱:443552882@qq.com



亲情

他让我多了一份爱

张婧滢

我是姐姐，但并不是生下来就是。十七岁之前，我是独生女，也是大家庭中最小的妹妹。我曾以为这样的身份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二胎政策的出台，一个和我相差了十七岁的小男孩成为我的弟弟。虽然在此之前，父母已经在是否生二胎的问题上征求了我的意见，但当我得知弟弟的存在时，我仍感到无所适从。我无法很好地适应姐姐这个角色，也不知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他。

在等待见他的那几个小时里，我有些紧张，不知道该怎样去迎接这个与我流淌着相同血脉的新亲人。但是当我看见他的第一眼时，我就不自觉地伸出了手指，轻轻点在他的脸颊边，那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，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
在闽南这样仍存在着重男倾向的地区，感谢我的原生家庭，没有让二胎、弟弟这一组看似敏感的词汇成为向我施压的重石，反而让我的生活比起过去的十七年更加幸福。因为除了拥有爸爸妈妈一如既往的爱外，我还多了一份来自于弟弟的爱。

我的弟弟是一个生得与我十分相似的小男孩，小名也是我取的。我生涩而又笨拙地以姐姐的身份与他相处，看着他一天天长大，听着他从断断续续地叫姐姐到熟练地与人沟通。

在我暑假回家的第一天，他总会寸步不离地粘着我。早晨，他会突然打开房门冲上床叫我起床。傍晚，他会对着楼梯大声喊我下楼吃饭。在我上学时，每次和家里视频，他都会跟我说：“姐姐，明天要早点回家”。虽然我已经解释过了，姐姐只有放假才能回家，但他还是会一直重复着这句话。

在每个离开家的日子里，他已然成为我的牵挂。二十四小时里，我会因为他的可爱而感到欣喜，也会因为他时不时的调皮而气急，但是在过完一个又一个的二十四小时后，我始终感谢他的到来，让我成为一个没有做到满分却又被爱着的姐姐。



木偶艺术(木版年画) 蔡建昌

暖阳下，一条石径旁，硕大饱满的花儿开得密密匝匝，白色、粉红、玫红交错绽放。群居湖北武当山的妹妹傍晚在家庭群发了一张照片：“芍药花又开了！”我惊叹。

“对！小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的花。”“我下午一个人在花园坐了一个多小时。”远在宁波的弟弟回道。“我家阳台上种的几盆芍药也开了，你们利用假期回来看看！”还在老家县城居住的哥哥召唤着我们。身在福建晋江的我，把妹妹随后发来的芍药花小视频仔仔细细看多遍，已是泪眼婆娑。

群里久久一片静默，姊妹四人都沉浸在对芍药花最初的印象里了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鄂西北一所村小，由一座陶家祠堂改建而成。村小开设一至五年级的课程，每班十几二十几个学生不等，可供六七个自然村的孩子在此完成小学义务教育。平日学生到齐了，白天上课做操，村小是村庄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夜晚只有身为公办教师的我的父母常年住校，其他六位民办教师都回家了。

祠堂前圈出好大一片空地，一半是一排新建的泥土房和细沙石铺成的操场，另一半被辟为菜地。每到暮春夏初，操场和菜地四周的芍药花逐渐盛开了，令古老而崭新的院落突然变得明媚灿烂起来。

芍药花苗是父亲从附近几户

又见芍药花开

林滢



花语

农家那里细心淘来的，栽种、浇水、培土的活几乎是母亲和她任教的班级学生全包了。在他们的细心照料下，芍药花植株长得特别硕大茂密。记得第一年花开时，尚在县城读书的我和妹妹周末回家，一踏进院门，被满院盛开的多色芍药花惊呆了，至今都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，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见过人工栽培、似乎除了观赏别无他用的最多最繁盛的花！我俩久久留恋在花丛旁，把鼻子凑近，深深地嗅着每一朵花蕊里散发的香甜，完全忽略了母亲呼喊吃饭的催促声。夜深人静，母亲剪回几枝盛开的芍药花，分别插进两只玻璃瓶

里，一只摆放在我俩睡觉的床头，一只放在地批改作业的案头。闻着花香，看着昏黄灯光下伏案批改作业的母亲微笑脸庞，我俩安心地沉沉入睡了。

晨曦日明，来自不同山洼的孩子们上学了。一进教室，放下书包，他们首先和母亲一起给花浇水、拔草，然后才开始上课。看着母亲和孩子们忙碌的身影、张张快乐无敌的笑脸和芍药花辉映绽开，我也陶醉了。放学时，母亲会亲自去花丛里剪下几朵开得最艳的芍药花，奖给一日里表现最好的孩子。男孩儿别在衣襟，女孩儿戴在头上，蹦蹦跳跳回家，招惹一路目光，香满一家农家舍。

如今想起，那样的日子，该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吧。

伴着芍药花开的村小，父母待了十多个年头。年年芍药花盛开季里，年年送走一批毕业的孩子。临退休时，父母调离了村小。再后来，母亲去世了，我们姊妹四人陪着老父亲专门回去过一次。古色古香的村小早已拆毁，重新建起的水泥楼房另作他用，从前满院子的芍药花也不见半点踪影了。

“初夏日渐暖，又见芍药开。红艳自风流，园苑绝尘泥。烂漫是天真，和气醉春丽。举向东风道，无须定参差。”我默念着逢怀诗一首，祈盼在芍药花香沁沁的芬馨里，愿花事永伴美好岁月。

等美丽的情景、何等清幽的意境。

虽然已是初冬，晋江的风吹得有些急，但五店市却独自彷徨着悠然的步伐，不紧不慢、不急不躁，静如处子。在这里，历史汇聚成影，时光汇聚成诗，令你不得不想徘徊在古厝边、院墙外，不得不想就靠在巷口的拐弯处，等那脚步轻轻、款款而至的梦中挚爱，等那委婉的南音，飘过身旁茶铺的上空。

夜晚的五店市，流光溢彩中，我喜欢上她的斑斓。

这五店市，就像辛弃疾所写那火树银花的节日夜，在灯火阑珊中既有幽怨，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”，又在灯火阑珊里更有惊喜，“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。在灯火斑斓的小巷里，每走一步的景物欣赏中，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和收获。

五店市的夜晚是静谧的、清幽的，又是斑斓的，在初冬的夜里，还不乏暖意。路过巷口的书屋，望见有人执笔绘画，我不禁在想，是不是正如古人的冬天，画《九九消寒图》那样，从冬至那天开始画起，画上一枝素梅，待画完九九八十一瓣，画好梅花之时，便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。

夜访五店市，初冬的寒意轻缓了石阶上的脚步，尽管夜色漫长，但在安放清静悠然的那一刻，似乎在斑斓夜色中，听到了春天的脚步……

垂钓杂记



雅趣

詹士元

走入大自然，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喜欢那份闲适所带来的惬意，没有俗务的羁绊，就像一只欢快的鸟儿，拥有属于自己的蓝天、白云及丛林，能够自由翱翔。

俗话说：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。当然我谈不上仁智之者，充其量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。然而，我却独爱钟情山水，享受那份闲情逸致。因我觉得这是生活的调味剂，在忙碌于生活的间隙，适当驻足欣赏下眼前的风景，陶冶性情，生活的味道不是更芬芳吗？

也不知从何时起，除了喜好到处游玩，我还渐渐迷上了垂钓。

面对清澈的水面，一杆在手，岿然不动，眼睛盯着水中的浮漂。它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我的注意力，似乎满世界只剩下人和鱼竿，其余不复存在。

其实钓鱼是个技术活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往往尚不得要领，出行垂钓多半是无功而返。因影响钓鱼的因素很多，其中不外乎有气候、水域是否适宜，装备搭配是否合理；也有对钓点、线组、浮漂的选择和鱼情的判断，以及针对不同水域、鱼种去选择饵料；还有如何正确把握鱼吸饵的信号，及时准确提竿等。虽然学钓鱼时间并不长，可要写这些垂钓的经验感受，一时半会还真说不尽。

其实说起钓鱼，古代喜爱此休闲活动的名人也颇多。最为有名的，当推西周的姜尚（字子牙）和东汉的严光（字子陵）。

传说姜太公（姜尚）垂钓磻溪，直钩无饵，离水三尺，愿者上钩。其实，他是借钓鱼等待出仕时机罢了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《渭上偶钓》诗中，说姜太公是“钓人不钓鱼，七十得文王”。果然，钓到了周文王后，姜太公从此放下了钓竿，辅周伐纣，成了兴周八百年的功臣、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。

姜太公钓鱼目的是当官，而严光恰好和他相反，为了避官遁世钓鱼。据记载，严光少年时是刘秀的同学。刘秀复兴汉室称帝以后，召严光到京师任议谏大夫。严光不愿为官，隐居富春山，以耕田、钓鱼自食其力，自此传为千古美谈。至今，浙江桐庐县城西的富春山还有严子陵钓鱼台遗址。严子陵隐居垂钓的高风亮节，深受古代文人逸士赞扬。唐代诗人李白在《独酌清溪江》一诗中赞道：“我携一樽酒，独上江祖石。自从天地开，更长几千石。举杯向天笑，天回日西照。永望坐此台，长垂严陵钓。寄语山中人，可与你同调。”

古人钓鱼，比现在舒服多了。因为古时环境尚没遭到破坏，自然水质较少污染，可供钓鱼的地方会多些。不像如今很多地方水污染严重，有时候要找个钓鱼的地方很不容易。我常去的钓点就几个，但凡遇到好天气，鱼口好，往往会有些收获。这个春天，去县城边的小溪钓了几回，钓得一些鲫鱼和小鲤鱼，但大一点的鱼，却从没钓过。不过钓到钓不到都很欢喜，毕竟钓鱼之乐，乐在其过程。

钓鱼更多的是要享受一份心境。正如林语堂在《记纽约钓鱼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垂钓之乐是因常在湖山胜地、林泉溪涧之间，可以摒开俗务，怡然自得，归复大自然，得身心之益。”确实，凡人在世，难免俗务羁绊，为名为利忙忙碌碌，难以挣脱。心胸愈来愈狭窄，最终毁了心情，坏了身体，得不偿失。倒不如坦然淡泊些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随心所欲去生活，修身养性，不亦乐乎。

人生短暂，我们无法增加它的长度，但可以增加它的厚度。在工余闲暇时，我们依自喜爱好，或醉心于艺术追求，或醉心于跋山涉水的旅程，或醉心于垂钓之趣。我想，这都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

我爱梧林



新苗

王衍诺

“走！去看看吧！听说那儿风景秀丽，是个不错的休闲游玩场所……”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在繁华的晋江市区，隐藏着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传统村落——梧林。

湛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，耀眼的花海中蜂蝶忙碌地开着演唱会，碧绿的草丛是虫儿们最好的归宿……在这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中，静静地矗立着一些风格迥异、红砖白石的闽南古厝。岁月带给古厝的，除了斑驳的印记，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，它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至民国、新中国的建筑风格演变。

我迫不及待地走近远望颇为雄伟的大厝，它们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富丽堂皇，外墙多是裸露的水泥。若非仔细观察，我还误以为是战乱中遭到的损毁，其实这些是还没有装修好的“毛坯房”，蕴含着一段段抗日佳话……

梧林传统村落中最为壮观的“五层厝”是旅菲华侨蔡德鑑的宅邸，建造于1936年，占地400平方米。该楼聘请英国设计师设计，曾是泉州南门外地标性建筑。楼外部为钢筋混凝土墙体结构，古罗马式艺术风格；大门采用闽南官式大厝传统构造，左右两侧双向照门上书写的“茶经”“荔谱”，为蔡氏先祖、北宋大臣蔡襄的代表作；内部沿用中国传统的中轴线对称布局，中庭中炬；二楼刻有楹联“千年惠泽万安桥，载道讴歌五里松”，讲述了蔡襄修建中国第一座海沧石桥洛阳桥的功绩。

大楼主体完工之时，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，蔡德鑑及其家族深明大义，积极投身全民抗战洪流，慷慨解囊，纾解国难，把准备用于大楼装修的款项悉数捐赠出来支持抗战。“五层厝”也就在此默默地伫立了80多年，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抗战纪念馆。

在梧林，这种先国后家、支援抗日的义举蔚然成风，一幢幢未装修甚至未完全建好的古厝洋楼，诉说着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当然，美丽乡村的建设离不开众多热爱家乡的侨胞的帮助，其中的胸怀祖国楼就是一座充满着爱国情怀的楼。梧林诸多华侨建筑中，胸怀祖国楼称得上是建筑最为精湛，保护最为完好的一座。楼房如同一股闽南古大厝，砖石面墙，条石山墙、后墙。胸怀祖国楼是旅菲华侨蔡怀聚、蔡怀番在家乡合建的一座中式楼房，横匾上嵌着的四个楷书大字“胸怀祖国”，表达了房子主人的爱国情怀。

我爱梧林，爱它的精美建筑，爱它的历史文化，爱它的家国情怀；我爱晋江，爱它的纯粹自然，爱它的生机勃勃，爱它的生生不息……

（作者系晋江市新塘街道沙塘中心小学五年1班学生。指导老师：刘美玲）